

华协通讯

活在北美



编者按 移民与被移民国家之间因种族、民族及文化的差异而产生的矛盾由来已久。最近发生在法国巴黎周边的骚乱的导火索看起来微不足道，却充分反映了移民社群与法国主流社会之间日益加剧的隔膜。作为在北美的华人移民，我们如何才能融入美国主流社会？对美国文化的认同是否必须以对自身文化传承的完全否定为代价？在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中如何既能保留自身文化而又不被边缘化？美国文化的根基究竟是什么？它们与中国主流文化的区别又在何处？所有这些问题即实际又令人困惑，而问题的答案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本刊有幸征得数文，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探讨，盼能起到抛砖引玉之用，激起大家更深层次的思考。

由 Motown 所想到的…

-全莉-

前些天，我们全家在 Forest Hill Fine Art Center 观看 Forest Hill Central High School 行进军乐队和爵士乐队的演出。这也是一年一度的学区大型活动，我们每次都去看。今年的主题是 Motown in Motion--Bandtasia 2005.



提起 Motown, 美国人没有不知道的，它曾是一家著名的音乐制作公司，它是 60 年代风行的黑人组合爵士乐的代表。那时，由它推出的流行歌曲几乎年年囊括音乐流行榜的前几名。它所培养的歌手很多都成为美国家喻户晓的明星。Motown 不仅造就出众多的歌星，引领流行过歌曲的潮流，而且同时也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乐手，录音师，作词作曲家，美术工作者，制片人和工程技术人员。直至 1984 年，以 6 千 1 百万美元的价格卖给 MCA 和 Bostonventure。Motown 的创始人 Berry Gordy Jr. 不仅实现了自己的梦想，而且创造了至今美国历史上最大的黑人拥有的企业。

故事始于 1959 年，曾经在底特律 Lincon-Mercury 生产线上干过装配工的 Berry Gordy Jr. 就有一个梦想，他要过搞一个音乐工作室，让那些街头上闲混的黑人孩子从这头进去，从那头出来的就是明星。就这样，他用\$800 的贷款，在底特律的 West Grand Boulevard 买了一栋小房子，起名叫 Hitsville USA, 意思就是“美国叫座城”，从此开始了 Motown 音乐公司。如果你去底特律的博物馆参观，你会看到更详细的记录。

让我感兴趣的是，Berry Gordy 专门找街头巷尾闲聚的黑人年轻人。他们一群群可能天天无所事事，经常聚在一起打打闹闹，有时把收音机放得大大的，跳街舞…… Berry 就在这些人中发现苗子，邀他们走进 Hitsville 的小屋，教这些穷孩子怎么说话，如何走路，如何穿戴打扮，使他们能被主流社会接受。Mr. Gordy 将 Motown 表演包装的形象与圣诗为基础的音乐创作相结合，一下子令人耳目一亮，这是他成功的一个要素。

这不禁让我想到有关融于美国主流社会的问题，这何尝不是我们这些中国移民所面临的问题？一群没有受过任何教育的黑孩子都能变得被主流社会接受，那我们为什么不能？！是我们没有受过美国的正规教育吗？是因为我们的肤色深吗？是我们在美国本土的时间不够长吗？众所周知，几乎所有八十年代以后移民美国的中国人都是留学生--顾名思义，都受过美国正规大学教育并获得高等学历；我们的肤色再深也深不过黑人兄弟；我们的祖上早在这个国家建立之初就已经踏上这块大陆，尽管那时是被卖猪仔，做苦力，可黑人兄

弟的祖先还不是从奴隶起家的吗？可我们为什么一直都是一个边缘群体，似乎与美国主流社会格格不入，尽管整体亚裔的受教育水平最高，犯罪率最低，也很少在受救济的贫困之列，但为什么我们这样遵纪守法的良民却不被主流社会接纳和尊重呢？有名的华人面孔凤毛麟角，好莱坞有了成龙，那是香港打拼出来的；NBA 有了姚明，是中国大陆输出的；ABC 原来有个 Connie Chen, 曾叫嚷过中国人是间谍，现在也不知到哪去了；政府中好算有个教育部长赵晓兰，据说也不愿为亚裔说话。

这究竟是因为什么？！

就在上月初（11/1）的报纸上，我看到头版头条的报道，被称之为民权运动之母的 Rosa Parks 在底特律去世，享年 92 岁。提起 Rosa Parks 这个名字，你也许不知道，但若提起半个世纪前（1955 年 12 月）那个在公交车上不给白人男子让座的黑人妇女，无人不知。她因此而被捕入狱。正是由她的拒绝让座，向种族隔离和歧视发出了挑战，引发了轰轰烈烈的民权运动，迫使政府废除和更改了许多不合理的种族隔离和歧视制度和政策，才有了今天的种族关系的改善与相对和谐的局面。在她的追悼活动中，有很多人都深表敬意地说：“正是因为她坐下去，才使我们站起来。”“作为一个普通的黑人妇女，她有如此的勇气要求被体面的对待，她是真正的英雄”。就连国务卿莱斯也在讲话中话说：没有 Rosa Parks，就没有我走进国会，走进白宫……



China 1
 6747 E. Fulton St. "A"
 Ada, MI 49301
 Tel: (616)676-5888
 Fax: (616)676-0888
 Lunch Buffet: 11:00-3:00
 星期六和星期日提供十一種
 中國點心，僅\$5.99

想想看，美国黑人从被贩卖来的奴隶到成为这个国家的主人，经过了两个世纪的艰苦奋斗，不仅有象林肯和马丁·路德·金这样的伟人为之献身，更有无数像 Parks, Motown 的老板 Gordy 这样的人不懈的努力。再想想我们这些中国移民，哪一个不是自愿来到美国，不论是公派自费，走私偷渡，全都想方设法呆下来。这个国家也没有亏待咱，给你机会，给你比世界任何地方都公平竞争的平台，只要努力，都活得过去。所以我们这些移民才有机会很快就过上小康及中产阶级的生活。但是若仅满足于安居乐业，自得其乐，不问国事，世事，你就只能是边缘群体，永远不会成为主流，为什么？这是这个社会的价值标准所决定的。来美国十年了，多少悟出点端倪。美国远非纸醉金迷的花花世界，更不像政治经济学上讲的腐朽的没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美国之所以成为当今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除了历史上的一些机缘，更有她本质内在的缘由。那就是建国的理想和价值观。这个国家的缔造者们早在独立宣言和宪法中明文规定的。世上没有另一个国家在建国伊始就把自由，平等，公正作为奠国之基，并把人的基本权利以宪法的形式保护起来。更重要的是人民大众对这种理想广泛认同而成为价值取向，也可以说正是这种民意趋向才导致了这样的宪法的诞生。

这个社会注重 Leadership, 有才能者负担更大的责任，所以你会看到这个社会是富人帮助穷人，不是穷人养活地主老财；这个社会特权最少，没有免费的午餐，而是强调 Service, Contribution, Cooperation, Responsibility, Justice, Loving, Appreciation and Celebration, 也就是服务，奉献，合作，尽职尽责，关注社会公正公平与个人权利，提倡爱和感恩并无时无刻不在庆祝生命与生活。而我们原有的文化背景和教育使我们缺少这些价值观特质。中国的千年封建小农经济的文化意识还在我们头脑中根深蒂固，譬如，自私自利，居拟于小团体，不爱参与社区和学校的事务；喜欢谈论政治，却不愿付出行动；奉献多想求回报；尽职尽责对自己小家还可以，对工作和其他则偷懒或爱占小便宜，如果可能的话。合作精神对外人还可以，对自己族裔最是难得；缺乏正义感，文过饰非，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管它合理不合理，结果不知什么时候自己稀里糊涂地作了牺牲品。我们讲爱，但不是无条件的爱；中国人也喜欢庆祝，但多是好热闹，吃吃喝喝，在乎感官与肚皮的满足，不爱探求生命与生活的意义所在。感恩？中国人的牢骚和抱怨永远多于感恩，就算我们这些出国留学，并成为旅美侨民和公民的人中也很少有人由衷地赞美美国是一个如此伟大的国家，应许之地（The Promised Land,），令我们为之骄傲，我们愿为她流血流汗，贡献力量。很多人在这儿生活了多年，但仍是局外人的感觉。

这怎么能适应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取向呢？如何能被接受和认同呢？我多么希望有人像 Gordy 一样，教我们如何说话，如何处事，如何在这个社会生存。

从成为这个国家的公民到成为真正的主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需要我们自身的觉悟，需要我们自己不懈的努力奋斗，像黑人兄弟和其他族裔一样，去参与，去奉献，去争取自己的权利。这个国家提倡和欢迎为改进完善百姓生活的一切创造和努力。

一句话，千万别把自己当外人。

全莉，中华村（Chinese Village）负责人，多年来致力于大溪城地区华人儿童领养家庭方面的工作并热衷于中美文化交流。



同化

- 朱明明 -

“总有那么一天……”

我妈常会用一种未卜先知但却洋洋自得的口气向我唠叨：“总有那么一天你会感谢我的。有一天，你会明白我是对的。”

而我不得不承认，她确实是对的。

像许多中国孩子们一样，我成长于一个似乎与世隔绝的家庭。对于一个小女孩来说，外面的世界宛若童话：圣诞礼物袋里装满了迷人的小饰物；每周的零花钱足够一天一次造访冰激凌小卖车；还有每年的感恩节，全家人能一起在影院里共度良宵，欣赏迪斯尼的最新佳作……



可是，我的公寓里的世界只能给我鲜有人知的月饼，没完没了的家务事，还有 Super Duper 的家庭采购。

即使这样，我妈她还要唠叨：有那么一天……

这两个世界之间的距离远远超过了物质。物质上的区别可以解释为经济上的捉襟见肘 - 每一个尝过学校里免费午餐的孩子都能告诉你无数有关节俭和省钱的故事。贫穷无边界。

相反，我的童年却是有边界的。这些边界均源自一样东西，或者说是因为缺乏一样东西：同化。

问题是我的诸多世界的其中一个完全存在于中文里，而其它的则是不折不扣的英文世界。二者既不互补也不共生，但却泾渭分明：在学校里和工作时我是美国人，而在家，我则是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

对一个传统的中国人来说，作为中国人就得说中文、读中文、写中文。了解中国的礼仪风俗很重要。若是还能做出一套地道的中国菜则更是锦上添花的事了。但中国文化认同的核心是它的语言。为此，我从三岁起，就已开始忍受每天的中文词汇练习。我常盼望着暑期早早结束，因为这样我在家就可以少做中文作业了。实际上，从四年级开始，我就有心在学校注册那些可以给我额外学分的项目，好让我能把它们堂而皇之地当作正常的家庭作业拿回家来做，以此逃避那些枯燥乏味的中文书本。

奇怪的是，我上高一时，中文作业慢慢地从我的生活中消失了。我妈说那是因为她太忙，顾不上我。我却一直认为这与我们绿卡申请的批准有关。因为不再担心会要永久地返回中国，我的中文是否完全的地道也就无所谓了。

虽然不少中国孩子都有过类似的童年，但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这样。有时，我会问自己，所有的努力究竟值不值 - 我对中国语言和文化的投资究竟是有利还是有弊？

问题主要取决于三方面因素：社会的接纳，反移民情结，以及它们对长期事业成功的影响。

许多中国父母常常鼓励他们的孩子尽量割断他们与中国文化千丝万缕的联系，相信绝对的同化是社会认同的关键。坦率地说，他们有他们的道理。我常想我在中国文化上所投入的一切是否妨碍了我对这个社会的融入。我原可以把花在背诵上千个汉字上的时间用于童女军聚会、踢踏舞课、或教会退修会等这些我的美国同学大都有过的经历上。社会学家认为，共同的经历是团伙接纳的中心。我的中文小说、笑话及连续剧取代了美国小说、喜剧及电视节目，而后者正是一个典型的高中或大学里大家都有过的最基本的共同经历。

高中和大学时我所经历过的两件最让我难堪的事均源自我对美国文化 - 尤其是音乐 - 的无知。有一天，我们结束了一个高中数学竞赛。在回家的路上，护送我们的老师为了活跃气氛，给我们玩起了一个即兴游戏：让我们猜猜汽车收音机里播放的歌曲的名字。一次又一次，我总要比别人晚半秒才把歌名喊出来，借此假装自己知道这些歌曲。当这些歌曲在播放时，我竭尽全力地想记住歌曲的旋



律，好在它们结束时自己也能哼上那么一两句。我对音乐的无知远不止于流行歌曲。四年后，在我的宿舍里，当其他人都在狂嚎“Mrs. Robinson”和“Hey Jude”时，我只能静静地坐在一边。

说句公道话，我对美国文化的无知可能是多方因素造成的。技术上来说，它关乎到天赋还是后天培养这一古老的问题，而问题的答案永远都是含糊不清的。除此之外，较之学习中文，熟悉美国流行音乐文化要远远容易得多。四年之后，在经历了与同学们分享 MP3、Chick Flick 睡衣舞会、Baileys 和热巧克力通宵聚会之后，我在流行音乐文化的辩论中也有了一席之地。不敢相信，如果我很早地在童年时就放弃了中文，我还会有机会学到今天这口地道的京腔。

为了避免社会对华人的固有成见，许多美籍华人选择了抛去他们与中国文化的所有联系。我的一些朋友告诉我说，他们曾如此热衷于成为一个真正的“美国人”而有意地忽略那些能把他们与中国人联在一起的东西。语言就是其中一个最明显的记号。结果，许多孩子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拒绝说中文，即使是对他们的父母。他们与父母之间的沟通要经过一个共同的翻译过程 - 父母用中文说，孩子们用英文回答。听起来令人莫名其妙 - 他们显然是懂中文的……既然这样，为什么不去练习说中文呢？甚至在大学里，我也会发现一些朋友在接听父母的电话时会突然地把自己的声音放低。

在某方面，他们感到很不好意思。他们不想被人看成“美籍华人”，他们只想做“美国人”。这种现象在 Maxine Hong Kingston 的《中国人》及 Amy Tan 的《喜福会》里都有详细解释。

我在这方面的经历则完全不同。对我来说，文化联系是区别自己和他人的一个印记。当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因着我的争强好胜和过分自傲（我得承认）的天性，我会寻找一切能显示我双语天赋的机会。初高中时，我总爱用室内公用电话给我父母通话。而且如果可能的话，我还爱在上课时 - 而不是在课前或课后 - 给他们打。为什么？因为这样一来每个人就都能听到我说中文并留下深刻印象。这一招从未失灵过。每次，总有人会说：“呀！这真是太酷了”。与中国孩子常见的翻译方式正好相反，即使我妈对我说英文，我往往也会用中文回应她。我的想法是：每个人都能说英文，而且说得都不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我还能说中文呢？

这并不是说我不会受到社会对华人固有成见的影响，但最终，负面的总要让路于正面的。的确，有些六年级的学生们会认为我吃剩下的小炒看起来很怪，但当他们步入大学之年，面对四处转悠的早茶小车时，他们会因同座中有一位对此很有了解而心存感激的。大多数高中的社科老师都会肯定：美国是个大熔炉。小镇里长大的孩子来到大城市，眼界的开拓会让他们把对迥异的文化的嘲讽转为嫉妒。丰富的旅行经验及文化上的多元化是摩登世界里老成持重的标记。只要看看美国最新的旅游热点你就知道了：佛罗里达已被东南亚取代，尼亚加拉瀑布也已让位于威尼斯。

最后，许多人热衷完全的同化，期待以此为自己在美国的劳务市场某得更好的机会。在我所探讨的三个理由中，这可能是到此为止最为过时的想法。如果说二十年前些许中国式英语的口音会招致人们的厌恶的话，一口流利的中文现已成了热门货。毫不奇怪，我的许多美籍华人朋友在大学都选修了中文课。事实上，有几个我最要好的美国朋友也学上了中文。为什么？“这是未来的语言。”

中国已经成功地加入了核游戏及太空竞赛。她拥有八座中的五座世界上最高的建筑。在过去的五年里，她一直保持着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的头衔，而且还将继续保持下去。她击败了巴黎、多伦多和大阪，成为 2008 年奥运会的举办国。不论你是政府部门的政治顾问，还是在西雅图的普通家庭医生，或是华尔街上雄心勃勃的投资银行家，作为你简历的资本，拥有中文交流的能力可与拥有一个常青藤联合会的证书媲美。

没有比中国本身更具有说服力的了。今年夏天，当我在 CCTV - 中国中央电视台做实习生时，亲眼见证了各地竞相争抢能说中文的外国人的火爆情景，那情景决不亚于争抢全美足球球星。我自身流利的中文使得不少我的美国朋友们把我当作他们购物出游、出租车砍价和饭馆外吃的必选伴侣。它使我和同事间的关系更加真诚，使东道主们更随和。一句话，它使我的生活更方便。

在经过了以上所有的思考之后，我又回到了我最初的问题：到底值不值得同化？我的充满中国文化的童年对我来说究竟是给我拉了后腿……还是给我带来了祝福？从社会舒适角度来说，我的童年可能是残缺的，但这残缺绝不是不可克服的；从固有成见的角度来说，它只是第二元素，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轻而易举地退了色；而从事业成功的角度来说，则根本算不上障碍，而是一笔丰厚的资产。至少对我来说，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我妈对了。



Assimilation

- Ming Zhu -



Someday, my mother always warned in that foreboding yet self-satisfied manner - *someday, you will be grateful. Someday, you'll know that I was right.*

As much as I hate to admit it, she was right.

Like many Chinese children, I grew up in a household seemingly shut off from the rest of the world. The world outside had Christmas stockings stuffed with fascinating trinkets, weekly allowances that fed daily trips to the ice-cream truck, and family trips to the movies every Thanksgiving to catch the latest Disney creation.

For a little girl, the world outside seemed like a fairy tale. In contrast, the world inside our apartment could only offer peculiar moon cakes, a list of chores that never ended, and family outings to Super Duper.

And still my mother would repeat, *someday*...

The separation between these two worlds went far beyond the material. Material differences could be explained away by financial hardship – every child who has known the taste of free school lunches could tell stories about scrimping and saving. Poverty knows no boundaries.

Instead, the boundaries of my childhood came from a single element, or lack thereof: assimilation.

The difference, you see, was that one of my worlds existed entirely in Mandarin while the other was just as unequivocally English. It was neither a complimentary nor a symbiotic relationship. But it was quite strict and straight-forward - American at school and work, Chinese at home.

To the traditionalists, to be Chinese is to speak Chinese, to read Chinese, and to write Chinese. Knowing about the appropriate customs is important and cooking a traditional meal is an added bonus, but at the core of the Chinese identity is its language. As a result, from the age of three, I endured daily Chinese vocabulary lessons. I actually looked forward to the end of summer vacations because that meant I would have less Chinese lessons at home. In fact, in fourth grade, I remember going out of my way to look for extra-credit projects at school so that I would pass them off as regular assignments at home and therefore avoid the dreaded Chinese books.

By the time I reached junior high, however, the lessons had gradually disappeared. My mother claims that it was because she stopped having the time. I've always guessed that it had something to do with our green card acquisitions. Permanently returning to China was no longer a necessity and as a result, neither was my complete proficiency in Mandarin.

Though many Chinese children underwent similar childhoods, many others did not. Sometimes, I question if all the effort had really been worth it – was my immersion in Chinese lessons and culture helpful or detrimental?

The issue is largely weighted on three factors: societal acceptance, anti-immigrant sentiments, and consequently, long-term career success.

Many Chinese parents encourage their children to shed their ancestral ties, believing absolute assimilation to be critical to societal acceptance. In all honesty, they have a point. I often wondered if my immersion in Chinese culture hampered my ability to fit in. The hours spent memorizing thousands of characters could have been spent in Girl Scouts meetings, tap lessons, or church retreats – experiences that my American classmates would have shared. According to sociologists, shared experiences are essential for group acceptance. My Chinese novels, Chinese comic books, and Chinese soap opera series replaced the American novels, comics, and television programs that would have formed the fundamental shared experiences of a typical high school or college student.

Two of my most awkward and embarrassing moments in high school and college resulted from my cultural illiteracy, specifically in music. On the ride home from a high school math competition, our teacher-chaperon instigated a game of “name this tune” with the car radio to keep us occupied. Time and time again, I found myself pretending to know the songs and shouting out song titles a half second later than everyone else. I found myself desperately trying to memorize the chorus as it played so that I could sing a few phrases by the end of the song. My ignorance went beyond pop music. Four years later, sitting in a dorm room, I sat in silence as others belted out “Mrs. Robinson” and “Hey Jude.”

To be fair, my cultural illiteracy could be blamed on several factors. Technically, it's the age old nature versus nurture question, and the answer here is as ambiguous as always. Furthermore, acquainting oneself with pop culture is a heck of a lot easier than learning Chinese. After four years of mp3 sharing, chick flick pajama parties, and late-night gatherings over Baileys and hot chocolate, I can now hold my own in pop culture debates. I doubt that I would have ever regained an authentic Beijing accent if I had let it fall away in childhood.

Other Chinese-Americans choose to throw away their cultural ties in order to avoid the accompanying negative stereotypes. A few friends admitted that they were so focused on being true “American” kids that they intentionally played down their connections to being Chinese.

Language was one of the easiest markers. As a result, many grew up refusing to speak Chinese, even with their parents. They spoke instead through a beleaguering mutual translation process – the parents speaking in Chinese with the children answering in English. It always seemed counterintuitive – they obviously understood Chinese...so why not practice speaking it? Even in college, I would find friends speaking suddenly in hushed tones when their parents called.

They were, in a way, embarrassed. They did not want to be considered “Chinese-Americans;” they wanted to be just “Americans.” Books such as Maxine Hong Kingston’s *China Men* and Amy Tan’s *The Joy Luck Club* go into great lengths to explain this phenomenon. Many second-generation Chinese-Americans want to shed their immigrant images and the accompanying stereotypes. Why bother holding on to a country and a culture that your parents worked so hard to leave behind?

My experience in this regard was markedly different. To me, cultural ties were a mark of distinction. As a child, perhaps due to my competitive, and admittedly, overly prideful, nature, I pounced upon opportunities to showcase my bilingual talents. Throughout middle school and high school, I would ask to use the room phone whenever I had to call my parents. And if I could help it, I would always call *during* class as opposed to before or after. Why? Because then everyone could hear me speaking in Chinese and be thoroughly impressed. It never failed. Every time, someone would say “wow – that was so cool.” In a complete flip of the common translation patterns, I often responded to my mother in Chinese even when she spoke to me in English. My thought was – everyone can speak English and speak it well... why not show everyone that I can speak Chinese too?

It’s not that I was immune to the negative stereotypes. But eventually, the negatives gave way to positives. Yes, there were those six-graders who thought my stir-fry leftovers were “weird,” but eventually, they grow up to be college freshmen who are more than grateful to have someone knowledgeable at their table when the dim-sum carts come around. As most high school social science teachers would confirm: America is a melting-pot. As small town children grow up and move on to big cities and wider perspectives, cultural peculiarities turn from objects of mockery to objects of envy. Being well-traveled and culturally diverse is a mark of sophistication in the modern world. Just look at America’s newest travel hot spots: Florida is giving way to South East Asia, Niagara Falls is being replaced by Venice.

Finally, many embrace full assimilation in hopes of bettering their chances in the American workforce. Of the three reasons explored herein, this is by far the most antiquated. While a slight Chinese accent may have been an anathema twenty years ago, working Chinese fluency is now a highly sought-after commodity. Unsurprisingly, many of my Chinese-American friends enrolled in language classes at college. In fact, half a dozen of my closest American friends took up Mandarin as well. Why? “It’s the language of the future.”

China has successfully joined the nuclear game and the space race. It boasts five of the world’s eight tallest buildings. It’s held the title of the world’s fastest growing economy for the past five years and continuing. It beat out Paris, Toronto, and Osaka for the honor of hosting the 2008 Olympic Games. It’s no wonder that from political advisors in the State Department to general family practitioners in Seattle to aspiring investment bankers on Wall Street, the ability to communicate in Chinese is arguably on a par with an Ivy League diploma as a resume asset.

No where is this more obvious than in China itself. When I interned this past summer at CCTV, China’s Central Broadcasting station, I witnessed Chinese-speaking foreigners being fought over like top NFL drafts. My own ability to speak fluently made me the companion of choice among my American friends for shopping excursions, taxi haggling, and restaurant outings. It made workplace camaraderie more genuine, it made landlords more complacent. In short, it made life easier.

So with all this in mind, I find myself back at my original question. Is assimilation worth it? Was my Chinese-immersed childhood a setback...or a blessing? In terms of social comfort, it was a handicap, but certainly not insurmountable. In terms of negative stereotypes, it was a secondary element, easily overshadowed in time. In terms of professional success, far from being a hindrance, it was an overwhelming asset. At least in my opinion, the answer is clear.

My mother was right.

朱明明，朱志海和齐敏之女。毕业于斯坦福大学国际关系专业，现已被哈佛大学法学院录取。

Ming Zhu is the daughter of Zhu Zhihai and Qi Min. A graduate of Stanford University, major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hip, she’s been admitted by the Harvard University Law School.

今日的客户明天的朋友

徐英

專門從事住宅買賣、商業地產的
華人房地產經紀人

辦公室： 616-949-8900

宅電： 616-954-2135

留言電話： 616-974-4102

手機： 616-560-8790

email: yxu@greenridge.com





马克思的“十诫”与圣经中的“十诫”

美国主流文化与中国大陆主流意识形态之对比

- 王志勇 -

长达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大陆主流意识形态一直是马克思主义；美国则是以基督教文化建国的国家。要了解二十世纪乃至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必须明白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主张；要认识美国主流文化，必须对基督教有基本的认识。本文试以马克思所倡导的“十诫”与圣经中所启示的“十诫”比较，说明二者基本的差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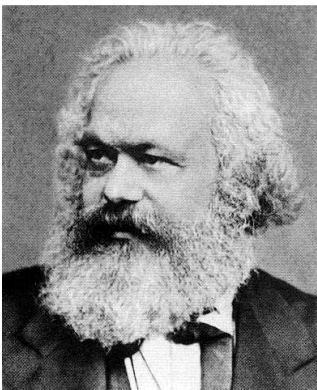


圣经中的“十诫”并不是十个法条，而是十大教训。犹太人称圣经为“托拉”（Torah），在中文圣经中翻译为“律法”，其实本质上是“教训”或“训海”的意思。因此，从上帝的启示而言，“十诫”就是上帝给人的十大教训；当然，当我们谈及马克思的“十诫”的时候，是指马克思的十大主张。共产主义的魁首马克思在其《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了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当采取的十大措施，也就是当遵行的十大原则。

首先马克思不用任何论证，就直接狂妄地宣告：“这些措施在不同的国家里当然会是不同的。但是，最先进的国家几乎都可以采取下面的措施。”这些措施在二十世纪使得千千万万的人丧失了自由和生命。（1）废除土地私有，国家成为最大的地主——“剥夺地产，把地租用于国家支出。”（2）对个人收入进行征税，国家可以随时利用税收剥夺个人财富——“征收高额累进税。”（3）马克思主张废除婚姻、家庭，当然也要废除个人和家庭的继承权——“废除继承权。”（4）没收财产，釜底抽薪，使公民无恒产，无恒心，完全沦为国家的奴隶——“没收一切流亡分子和叛乱分子的财产。”（5）国家垄断金融——“通过拥有国家资本和独享垄断权的国家银行，把信贷集中在国家手里。”（6）国家垄断运输——“把全部运输业集中在国家手里。”（7）国家垄断工厂和生产工具——“按照总的计划增加国家工厂和生产工具，开垦荒地和改良土壤。”（8）国家垄断劳动力——“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成立产业军，特别是在农业方面。”（9）疯狂地剥夺农民的财富，畸形地发展军事性工业，满足自己的争霸之心——“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对立逐步消灭。”（10）国家垄断教育，不断对民众进行洗脑，对儿童进行灌输，使得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成为惟一受国家保护的宗教——“对所有儿童实行公共的和免费的教育。取消现在这种形式的儿童的工厂劳动。把教育同物质生产结合起来，等等。”

可怜的充满乌托邦式幻想的马克思，把国家打扮成救世主的样式。他所没有意识到的是，在现实生活中，并不是抽象的国家、民族、政党拥有了一切财产和权力，而是那些残酷、狡诈的野心家借用国家、民族、政党之名，把所有的人都沦为他们的奴隶，把所有的财富都劫夺为他们的私产，疯狂地宣泄他们的私欲，肆无忌惮，无法无天，成为国民和人类的公敌。

圣经中所启示的以“十诫”为核心的道德律，可以说是以基督教为根本的英美文化的根基。十四世纪牛津大学教授威克利夫被誉为“宗教改革之星”，他在其所翻译的英文圣经序言中曾说：“这圣经是为建立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而预备的。”因此，圣经在美国建国的时候被尊为“高级法”（Higher Law），如果人所制定的法律违背圣经，就是“恶法”，而“恶法非法”，本身不具有合法性。



对于基督教文明而言，圣经就是使人得自由的宪章，而“十诫”则是宪章的宪章，是圣经所启示的整个宗教与法律体系的总原则，由上帝亲自用手指刻在石版上：（1）“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上帝是唯一的至高的权威，任何受造物都不能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所以，美国人公开申明自己是“上帝之下，一个国家”（One nation under God）。（2）“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作什么形像，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事奉它，因为我耶和华你的上帝是忌邪的上帝。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即使崇拜上帝，我们也不能按照自己的意志随意而行。目的是正确的，达成目的的手段、工具和途径也必须是正确的。基督徒不仅要敬拜上帝，而且必须按上帝所启示的律法敬拜上帝。上帝是不变的，上帝的律法也是不改变的，需要改变的是人。这就是美国人视为神圣的“法治观”（the rule of law）。如果法律本身变来变去，如果没有绝对的是非观和赏罚观，法治就丧失了根基。（3）“不可妄称耶和华你上帝的名，因为妄称

耶和華名的，耶和華必不以他為無罪。”此處所強調的是上帝之名宣誓的重要性，用現代語言來說，就是誠實信用的問題。假如上帝並不存在，假如人連上帝都不敬畏，所謂的“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等各樣的宣誓都沒有任何意義，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最終只能靠警察、軍隊、黑社會等各樣暴力工具來維系。（4）“當記念安息日，守為聖日。六日要勞碌作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華你上帝當守的安息日。這一日你和你的兒女、奴婢、牲畜，並你城里寄居的客旅，無論何工都不可作，因為六日之內，耶和華造天、地、海和其中的萬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華賜福與安息日，定為聖日。”守安息日的誡命實在是自由的標記。在安息日敬拜上帝，聆聽上帝的聖言，省察自己一周的生活，一直是基督教國家宗教與道德的根基。（5）“當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華你上帝所賜你的地上得以長久。”中國人講“百善孝為先”，這也是聖經中所特別強調的。當然此處的“父母”代表上帝在家庭、教會、社會和國家中所設立的各樣權威。若是不順服權威，次序就得不到保障。沒有一定的次序，剩下的只能是個人任意而行、互相傷害的無政府狀態。（6）“不可殺人。”此處強調人的生命的尊嚴，任何人都不可非法的手段剝奪別人的生命。（7）“不可奸淫。”強調婚姻關係的神聖性。中國人也講“萬惡淫為首”。淫亂所帶來的不僅是個人的疾病，更是直接破壞了婚姻這一社會賴以存在的基本關係。（8）“不可偷盜。”這就是我們常說的私有財產的神聖性。中國古人也知道，“沒有恒產，就沒有恒心”，財產是個人自由最重要的保證。因此，包括馬克思主義在內的一切暴政首先都是剝奪人的財產。（9）“不可作假見證陷害人。”此處所強調的是公平的司法程序，證人必須出庭作證，並且至少當有兩個證人，所有證人都應接受控辯雙方的交叉質詢。對於中國人而言，美國人在司法過程中對證人的強調幾乎達到了非夷所思的程度，這是因為聖經中所強調的就是程序正義。有限的人並不曉得一切，終極性絕對性的公義仍然要由上帝施行，這就是中國人常說的“天網恢恢，疏而不漏。”（10）“不可貪戀人的房屋，也不可貪戀人的妻子、奴婢、牛驢，並他一切所有的。”最重要的是知足之心。此處所針對的就是中國人所说的“仇富心理”，普通老百姓稱之為“紅眼病”。中國歷史中一直貫穿不斷的就是所謂的“均平富”的理想，結果使得很多人缺乏致富的動力，社會也缺乏財富的長期性積累。聖經中提倡富人不要為富不仁，驕奢淫逸；窮人也不要馬瘦毛長，打家劫舍。財富都是上帝賜予的，要好好管理，造福他人。

簡而言之，馬克思的“十誡”是以實現個人自由為幌子，以國家為中心，不擇手段地剝奪個人權益，最終所導致的就是少數人的專權和暴政。聖經中所啟示的“十誡”是以上帝為中心，以上帝所啟示的律法為最高標準，從各个方面保障每個人的權益和發展，因為上帝並不缺乏什麼，他所關注的就是“惟願公平如大水滾滾，使公義如江河滔滔”（阿摩司書 5: 24）。

王志勇，北京大學法律系碩士畢業，註冊律師，北京家庭教會牧師。現在加爾文生學院攻讀神學研究碩士。

參考：馬克思《共產主義宣言》；《舊新約聖經全書》；*Christian History of the Constitution*, Edited by Verma M. Hall, the American Christian Constitution Press, 1961.



編者的話

承蒙各位會友的厚愛和支持，及各任主編的辛勤付出，華協通訊已成為華協會友之間信息溝通的重要橋梁。雖然在資訊發達的網路時代，獲取中文信息已不過是舉手之勞，但茶余飯後欣賞自己所熟悉的朋友們的大作則是別有一番風趣。華協是個臥虎藏龍之地。我真誠地希望各位會友及中文學校、教會、華藝社團、亞裔中心及其他華裔社團能繼續給與我們以支持，有錢出錢，有才出才，大家一同把通訊辦得更好。在此本刊誠征各樣體裁的文章：社區信息、見聞、散文、評論文、小品文、學生習作、社區介紹、兒童卡通作品等等，均受歡迎。有意投稿者請與我聯繫：timwei@pol.net。電話是 616-957-4875。地址：Tim Wei, 3933 Oakcrest Ct SE, Grand Rapids, MI 49546。